



3月25日，村民搭梯子观看黔东南队和铜仁队的比赛。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

赛前，台盘村村民签署了《“村BA”赛事期间家庭安全责任承诺书》，其中规定“不得私自将自家民房提供给游客观众上楼参观，以免造成垮塌事件。”

杨智健在球场10来米外西侧，有一栋施工中的自建房，楼梯还没装上栏杆。东边有房屋遮挡，在三楼天台，也看不到罚球线，只露出球框一角。但还是有几十号人冲上屋顶，站满一排。直到乡里的工作人员赶来规劝，他们才下楼。

第二天的决赛，石坚吸取了昨天的教训，中午12点多，就来到球场占座，但即使这个时间，视野好的位置也坐满了人。他在球场台阶前的内侧，找到一个凳子，这是边上大姐摆的，“你可以坐，花15块钱买把凳子。”

刚坐下，石坚就感觉到尿意，但“这位置太珍贵了，没舍得走。”他又憋了三个多小时，不时回望身后乌泱泱的人群。最后将凳子交给身边人看着，拨开人们的手臂，像是走出一片茂密的丛林，一个劲地说“让一让”。



3月27日，黔东南州队夺冠后，欧明辉举起带牛角的冠军奖杯。受访者供图

“接待能力还是不行”

3月30日，村BA总决赛结束后第三天，台盘村内“球迷食府”的老板娘欧阳妍童还在处理饮料瓶。三麻袋卖了36块钱，“这还是服务员卖完剩下的。”

48岁的欧阳妍童，打扮和村里同龄的妇女不同。画了眉毛，涂了淡淡的口红，腰间斜挎着包。她是台江县城人，每年农历六月六台盘村举办篮球赛，都赶来看。比赛从白天打到晚上，再从晚上打到白天。因为吃饭的地方人太多，她总是趁凌晨天还没亮，回家吃口饭，睡一觉再赶回来。

去年夏天，村BA火爆出圈，她有了开餐馆的想法。

今年1月，投资十七八万的两家餐馆正式开张。一家主打地方特色，卖各类米粉、清汤狗肉和青椒辣子鸡等；另一家迎合外地客人口味，16块钱8个菜，有荤有素，做“没那么辣”的自助餐。

当了三个多月掌柜，欧阳妍童总结出经验，“做这个生意，关键是要等得起。”平日里基本没有生意，卖点早餐，偶尔朋友光顾来吃口饭。餐饮店周末火爆的定律，在这里也失效了，因为“这边没有什么周末”。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“来这里想着一定能赚钱是不可能的。”

但比赛前一天，光是记者和工作人员就把店里14张桌子包圆儿了。正式开赛的两半天，一桌客人刚走，另一桌客人又来，门口还有一拨人在等。不必担心翻台率，赶着看球赛，“吃饭像是打仗一样。”

给欧阳妍童供鱼的企业，送来一个易拉宝，让她写上推荐的特色菜品。广告牌印有鱼从育种、生态养殖到循环水吊养的全过程，企业想借此做个宣传。

还有四家啤酒供货商找上门，每次路过，都把自家啤酒摆在最前头。欧阳妍童看得咯咯笑，索性把所有品牌的啤酒摆成一排，“你们谁我也不得罪。”

她算了笔账，两天半的赛事，两家店毛利有三万多元。

离球迷食府几十米远，村民杨桂芬早在2009年就开了家旅店，这是村里最早的旅店之一，平日主要服务附近驾校考场的考生。

球赛结束后，她先是花了一天打扫卫生，又花了一天清洗枕套和毛巾。从一楼到三楼，旅店楼梯栏杆上，晾满了白色的床上用品，“挂的地方还是不够。”

杨桂芬在商机中嗅到了危机，如果有人新建旅店，“必须马上改进，要不然就落后了。”情况允许的话，她打算再造一栋旅店，不光建得漂亮，网速也要快。

台盘村支书张寿双印证了杨桂芬的判断，“接待能力还是不行”。据他介绍，目前村里有96家小卖部、12家旅店，不算小吃，有五六家饭馆。前期摸排统计，台盘村只有五六百人的接待能力，加上周边民宿，也只能接待一两千，不到现场观众的10%。



3月29日，村BA球场，看台上的一面矮墙写有“中国‘村BA’圣地”字样。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

离村BA球场一路之隔，是当年台盘村的老球场。

老球场的看台已经坍塌，杉树做的篮板摆在一边，露出几根生锈的铁钉。球场上趴着两条狗，它们静静地待着，也不朝生人吼叫。

在以苗族人口为主的台江县，吃新节是盛大的节日。不同村寨过吃新节的日期各异，在台盘村则是六月初六。按照传统习俗，过节当天，各家到田里去摘下三颗秧包，取秧芯与饭同蒸，象征吃到新米饭，预告丰收。举办篮球赛，则是节日期间最热闹的活动之一。

根据1994年出版的《台江县志》，当地的篮球之风还要追溯到80多年前。1936年在贵阳、镇远等地读书的台江籍学生将篮球运动带入县内。1957年4月，台江县首届农民运动会，15个男篮队和3个女篮队参赛。1958年农村有29个篮球场。而到了1990年末，县内绝大部分村寨都建有篮球场，逢年过节都举行比赛活动。

42岁的村民徐志强记得，早年球赛获胜者的奖品是一面红旗和白色背心。现在的奖

品台江鲤吻香米、台江鲟鱼、三穗麻鸭和台江农产品大礼包，让他觉得球赛仍是当年那种纯粹的感觉。



3月29日，天津游客段乃芃(左三)、在附近工作的尹广发(左四)和台盘村村民，打了一场三打三的球赛。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

以赛助旅、以赛扶产

台江县城不大，不堵车的情况下，10分钟内就能从北开到南，从东开到西。出租车没有计价器，在城区范围，到哪儿都只要三块钱。

尽管出租车门上印着“天下苗族第一县欢迎您”，但一位开了10年的师傅，至今只载过一批外地游客。

4月3日，姊妹街不少店铺大门紧闭，铁锁布满灰尘，这里毗邻政府大院，台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也坐落于此，全长510米的姊妹街，曾是台江县唯一一条集民俗特色文化、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商业步行街。



3月31日，村民杨平贵开工的旅店。建设费用还有一大笔缺口，他打算一边打工，一边攒钱。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

村支书张寿双告诉记者，全村272户1186人，去年村民人均年收入13000多元，“打工是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”。怎么通过“村BA”的溢出效应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，是村委班子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没有球赛的日子，街上不少店面，拉下了卷帘门，贴着一纸发皱的出租启事。几条狗趴在路边，偶尔行人走过也不睁开眼。一位苗族大姐，在店门口织衣服打发时间，“有人才有生意，你看哪里有人啊？”

靠近村口岔路的黄金地段，有一家渔具店。

店主张元和坐在板凳上，望着街道发呆。他半开玩笑，“门前走过多少人，我都数得过来。”村BA出圈后，来往的车是多了些，但“留不住客”。从岔路口开进去，拍照打个卡，没几分钟又开出来。



3月29日，村BA球场看台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台阶的蓝与白云的白交相辉映。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

去年，欧明辉在县城开了家篮球训练馆。孩子们穿着有些松垮的球衣，弓着身子，在地上拍篮球。“欧牛王”成了“欧指导”，他用右手把篮球夹在腰间，一个个纠正孩子的动作。他在朋友圈写下：“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跑，每天前进一小步。”

4月1日下午，村BA球场的坝坝上，两个村里的小孩，从附近盖房的工地，搬来了几块砖，一块块垒在积水里。他们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，其中一个孩子抬起头，“你去过外地吗？”寂静的球场四周，回荡着乒乒乓乓的敲打声。

这是村民杨智健在盖饭馆，计划在今年农历六月六前开张。他花1万多块钱，安上了全景玻璃窗，“外头看到桌子，就知道是吃饭的地方。”他呵呵笑着，“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网红饭店。”

(文中杨智健为化名)

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

编辑 胡杰 校对 陈荻雁